

想起母亲裹粽子

□ 夏牧

又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吃到粽子，便想起母亲，想起母亲神情专注裹粽子的模样。

母亲是外婆膝下三个儿女中的么女，就是乡村人家挂在嘴上的“老巴子”。那时舅舅已到上海工作，外公又开个豆腐坊，因而外婆家能算庄上的小康之家，作为“老巴子”的母亲有点娇生惯养，粽子总是外婆裹。后来母亲不仅学会了裹粽子，而且裹得相当好。

老屋东山头是“流波至此尽，碧水绕湾头”的沟头顶子，亦即小河之南尽头处。沟头顶子多芦苇，芦苇高大茂盛，苇叶宽厚，是裹粽子的上好材料。每当端午节前，母亲和左邻右舍的同伴，会持竹钩拽芦苇摘叶子，母亲叫作“打粽箬”。外婆门前的东西庄河边也有丰茂芦苇，母亲也会去那帮外婆摘苇叶。苇叶摘好后，母亲习惯性剪去梗结再焯水，苇叶由生脆而变熟软。

吃粽子是那时乡村人的一种奢望，也是我们一年一度中望眼欲穿的期盼之一。母亲知道我们的心事，总是在端午节前一两天裹粽子。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黄麦收时节的母亲和众乡亲一样，黎明

打早工，带月归户忙。忙完一家大小晚饭后的母亲开始裹粽子。母亲裹粽子很认真很细致，一个木盆的清水中浸泡着粽箬，一个柳匾中放着浸好沥干的糯米。糯米是父亲在自家自留地里所种，是地道的好品种，多年一贯制。

母亲裹粽子时，我们便如小猫看小鱼一样，专注于她那一指一动间变戏法似的伸缩和放收。只见母亲小指作轴心，食指拇指两绕，一个三角形的粽壳便形成。母亲抓把糯米放进顺手用筷子捣实，再用一张粽叶三绕两绕收好粽子口，然后用粽针穿尾后再插穿粽子以收紧。母亲的粽针是从糖担子生意人手上买的，有竹签打眼的二分线一个，有铜片打眼的一角钱一个。母亲有时忘了拿粽针，就叫上我们到桌旁的抽屉里拿粽针。那时看母亲裹粽子的我们颇生快意，好像终于帮上母亲一点忙了。这是不是母亲故意留给我们一个机会，不得而知。

母亲知道我们上学校时会与同学比粽子，便在快要结束裹粽子时，给我们裹上两三个“台斧头”的粽子，就是两个未收口的粽子口对口拼接上，然后再用两张粽叶包好收紧，那“台斧头”的粽子就成哑铃形状，很好看。



老伴从喧嚣嘈杂的菜市场拎回一摞青青的芦叶，仰望高天流云，我这才意识到：端午节到了！“五月无闲人”，乡下麦子又是一个丰收年吧。嗅着青嫩透水的芦叶香，猛然间，故乡广阔浩渺的芦苇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离我们村子几块田远的东圩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柴荡。平日里，母亲总吓唬哥哥和我，荡里鬼啊怪的多呢，走进去就出不来了。任凭母亲怎样恐吓地渲染，非但没有使我们望芦生畏，反而激起我们对芦荡神秘的憧憬。假日里，我们常常偷着游河涉水，去东荡折芦花、捉迷藏，那种天真的欢愉和无邪的恶作剧至今仍深深地沉淀在心头。麦收忙种的当口，快要裹粽子了。母亲小脚，下不了地；父亲又忙着干别的活。她只好吩咐我们，去东荡采些芦叶回来吧。我们这才在大人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往芦荡开进。母亲仍然十分放心不下，叮嘱着：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看天，太阳在东边，东圩在南边……不回头往前走，总会走出头。

端午与屈原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从目不识丁的母亲那里听来的。母亲说当年屈原为救国不成投入汨罗江中，村民闻讯，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还拿来粽子投入江中，好让鱼虾不伤害屈原的遗体。端午吃粽子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在以后的阅读学习中，我才真正读懂爱国的屈原，还有他的《离骚》《九歌》以及绝唱《天问》。屈原，在长长的史诗中，筑起一道诗的丰碑，华夏的心迹。无怪端午我们总用同一种方式祭奠他。每每此时，我即情不自禁地对淳朴的老母亲肃然起敬，感谢母亲给了我关于屈原的启蒙。

母亲已长眠于老家曾经的芦荡，现在的我也已生活在远离芦荡的城市。色彩的斑驳和节奏的转变，不知不觉地使我对除我以外的一切淡漠和忘却。真的，若不是这端午，不是这青青的芦叶，我还想不起那心旷神怡的芦荡。在我进城的那些年，家乡的芦荡几乎都被开挖成鱼塘或变成了屋基地。芦苇只剩下星星点点。近些年政府为保护环境，退塘还湖，使情况大有好转。其实，现代化未必必要与芦荡格格不入，人们总会怀念自然野味的苇地和原野中的故乡。

“逝者如斯”，现代人穿梭于纷繁的市声，匆忙中如何感受生活美丽的细节？当下，粽叶已香透我的城市……是屈原，是华夏文明的传承给了我们深厚的传统和爱国的情怀；是屈原，是华夏文明的创造才让大自然清新的粽香飘荡于这座我们深深眷恋的城。

感谢屈原！感谢端午！让我们在这日复一日的时光中感受着美好，感受着中国人共同的家国信念。

端午的家国情结

□ 王洪武



蟒蛇河湿地风光

林黛摄

读懂父亲

□ 李希锦

父亲离开我们快十个年头了。每次，有父亲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愿不醒，这样就可以和父亲多待一会儿。

可是，梦终究是梦啊！每一次，梦中醒来，恍觉是梦，心头一阵绞痛。

大集体年代做过生产队队长，改革开放后在村办五金厂跑供销……印象中，我的父亲嗓门大，精力旺盛，勤俭节约，喜欢热闹，逢年过节喜欢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喝杯酒。

记得，八十年代初，寒冬腊月，天降大雪，滴水成冰。父母张罗我的十岁生日。那天晚上，雪下得没过膝盖，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去周边村庄待客。那时，农村里刚通上电但老是停电，爸爸借来汽油灯，堂屋里亮如白昼，父亲还别出心裁地请家宴师傅烧“八宝饭”，将调好的八种原料的饭团放在蒸笼里蒸，那个八宝饭的甜丝丝、带有猪油香的味道，至今，深藏在记忆深处。

记得，1993年炎热的八月，我在家里，焦灼不安地等待高考分数的揭晓。那年，高考试卷特别难，加之我这个理科生的数理化几门学科薄弱，没办法估分，估了几次分，每次心儿都掉进深海里般，没底，阵阵发凉。分数揭晓的那天，父亲从镇上骑车回来，沉着脸，我心里暗自哆嗦，看来情况不妙啊，空气也凝固起来。我支支吾吾的小声说，要不，去报名上复习班？隔了好几分钟，父亲“噗嗤”一笑，哈哈，逗你呢，我儿考上了，上了专科分数线。霎时，我又喜又急，冲出家门，狂奔到田野里，泪水夺眶而出，考上了，户口可以转成城市户口了。后来，拿到录取通知书，父亲又在家里摆了好几桌酒，包了中巴车把镇上高中的课任老师请来我家，郑重答谢。那晚，父亲还掏腰包请了镇上的放映队，在庄上放了一场电影《大决战》。那晚，父亲喝醉了，用他的话说，喝醉也高兴，咱李家也出了大学生了。

也是在那年秋天，父亲给我买来一双新皮鞋，陪我从盐城到南京，再坐船到九江，换乘汽车到英雄城南昌，父亲和我在八一一起义纪念碑和学校门口拍了不少照片。哪里知道，我刚进大学校园没几天，一次剧烈运动后，尿血，校医诊断是肾结石。父亲得知我患病消息，立马跟厂里请了假，又从家里赶来学校，请医生开了中药，每天借寝室楼宿管师傅的电器设备，给我熬中药，前后整整一个多月。直到我的病情控制住了，父亲在学校门口小饭馆请我寝室同学搓了一顿，才又忐忑不定地踏上返乡的列车。

那是2003年，我在盐城的中心地段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那个夏天特别热，父亲整天骑自行车穿梭装饰市场，忙得不亦乐乎。新房装修好，父亲又张罗着给我庆贺一下。包了中巴车，把老家亲戚带来城里，参观我的新房子。我没跟父亲问起他的感受，他脸上的表情已经分明给出了答案，他的儿子儿媳进入社会，经济独立，能在城里买房子，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了。

流年匆匆。夜空中，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窗外，微风轻拂，有雨丝掉落。也许，很多个清寂的夜晚，我的父亲，在异乡的旅馆，一杯平价白酒，数粒花生米，就这样打发了。但，我能读懂父亲……

闲话端午节

□ 郭玉霞

这个过程称为“焯粽箬”。焯过水的粽箬，呈青绿色，便有了韧劲，裹粽子时不容易破损。焯好的粽箬放在木质的“漂箬”里，用水继续浸泡。

淘好几斤糯米，再拿出瓶瓶罐罐，倒些红豆、花生，还有前阵子剥的蚕豆仁，各自用水泡软。这些食材是自己家田头长的。突然想起，还有一块腊肉，取来，泡软，切细。

食材全部准备妥当，搬张小板凳到门外。准备裹粽子了。

“包粽子啦！”路过的阿婆、阿婶搬张小板凳围拢过来，几张粽箬在她们的粗糙却灵巧的手中围成锥形，左手捏着，右手用小勺勺盛两勺米，再放些红豆，或花生，或腊肉，快要装满时，右手迅速包紧粽口，左手一直紧跟捏紧，接着再用一张粽箬来加固，然后用粽针在半成品的粽子中间对过戳个洞，粽箬尾巴穿进粽针，再将粽针拔出，一个“三角粽”或“斧头粽”便包好了。

阿婆、阿婶们手忙着，嘴也不闲，这个说：我女儿最爱吃红豆粽子。那个说：我孙子嗜习，只吃肉粽子，她妈不会裹。又有人说：我前些天裹了送城里去的，孙子今年高考，希望他高中（粽）。一会儿灶台上的粽子就煮开煮熟了，锅里泛着泡热闹着，粽香四溢弥漫在整个邻里和村庄。无论谁家先包的粽子，乡里乡亲，邻里间都能尝个鲜。

端午节的餐桌上还有“十红菜”：糖炆洋萝卜、炒茼蒿、凉拌西红柿、樱桃、咸鸭蛋、红烧鲫鱼等，只要是红色的，凑齐十样就行。记得我们小时候，大人还给洋萝卜上拌上“雄黄”，大人还喝“雄黄酒”，还会将雄黄酒涂抹在儿童面颊耳鼻上，说是防止被虫蛇伤害，还可以驱妖避邪。

这不，还没到端午节，亲友们已经给我送来了各式粽子。节日里总被这些亲情一直包围着温暖着！

品味端午

□ 邹凤岭

端午，起源悠久，从春秋战国时期走来，延续至今。节日的端午，散发浓烈的味道，满载乡愁记忆，令人陶醉。

“粽子香，艾叶香，挂香囊，结蛋网。菖蒲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听着熟悉的歌谣，走过了我的童年。村前是方圆数十里的芦苇荡，阳光雨露滋润，芦苇、菖蒲和艾草快速地生长。放眼望去，一色翠绿。微风吹来，芳香绕村。端午来临时，打粽叶、收菖蒲、割艾草、织蛋网、做香囊，是节日的标配，年年如此，不曾有过改变。母亲早早地买来朱砂、雄黄、香药，自研成末，用了好几个晚上，挑灯缝制成一个个漂亮的香包。待到端午节那天，戴在了大姐和小妹的脖子上。走过古村老巷，姑娘和小伙们走过，从她们身上总会飘来扑鼻的香。

端午习俗，除鬼降魔祈安康。这一天，家家挂艾草，插菖蒲。母亲说，夏日来到，天气转热，蛇虫萌

动，蚊蝇飞舞，百毒衍生。端午时节，挂艾草，气味能败；插菖蒲，利剑可除害。

记得那一年，村上举行扎艾草花神的活动。这一天，男女老少着盛装来到打谷场上。扎花神擂台前，早已挂起“若个锦标先夺得，蒲葵扇系手巾红”（清·董平章）的对联，锣鼓喧天，节日气氛浓烈。孩子们拿着菖蒲比作剑，挥舞奔跑捉迷藏。不知不觉，太阳升到了头顶上，打谷场上摆出一个个艾草扎成的花神。母亲扎成的艾人与艾虎，头上插着菖蒲剑。散场了，父亲就把那艾人、艾虎放置在大门旁，镇宅驱邪，守护老宅老院子。母亲将采回来的艾草和菖蒲，加上连着青秆的大蒜头，用红带扎在了一起，悬挂在门楣的上方。端午节，庄重，热烈，仪式感浓烈。

食在端午，吃粽子，寓意吉祥，是必不可缺的。家境好的人家，端午粽子能吃上半个月。我家端午

粽子，母亲裹出了花样。纯糯米粽子、蚕豆粽子、红枣粽子、咸肉粽子，多种食材味更美。端午吃粽子，兄妹们拿着新出锅的粽子，相互比一比，好开心。粽子“中举”，预示交好运，美美的祝福，满满的情怀。

早上食粽子，午餐也丰盛。汪曾祺曾在他的《端午的鸭蛋》中说：“家乡还有个风俗，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色的菜。”我的老家，端午节的午饭要吃盐城西乡“八大碗”，同样是红色的菜。红（黄）鸭蛋炒韭菜、红烧鲫鱼、炒鳝丝、红苋菜拌蒜泥、红心萝卜烩白菜、清水河虾、红烧肉元、红糖汤汁藕粉圆。“八大碗”红颜色菜肴，祈福生活的美好，预示红红火火又一年。

又到端午节时，大纵湖畔，听得龙舟竞渡的鼓点声。伴着欢腾的鼓点，喊着奋进的号子，驱动龙舟竞发驶向未来。品味端午，回味无穷。端午文化与精神，世世代代传承，早已融入我的血液里。

